

协同治理

——读菲利普·莫罗·德法尔日著作的笔记^①

[法]托马·穆里埃斯

陈力川 译

协同治理是富足、网络和流通时代的一种组织、发展和连接社会结构(国家,企业,各种组织)的系统。它要求某种“历史的终结”,即被称为普世的西方价值胜利的时代,既没有战争,也没有贫困。权力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强制性的,也不再使用暴力,而是善于鼓励和说服。那些严厉的、僵化的规定融化在温和的调控之中,其规则对不同的参与者来说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政府执政不再独断专行,而是创造谈判的空间,并保证其正常运转。于是,协同治理的空间成为一个广阔的活动场所(7)^②。然而协同治理也有某种乌托邦的东西:它的世界要求所有人的行动都处在多元文化和透明之中。

一、治理的系谱

西方的胜利首先意味着西方民主的传播,它以保障和平和引进协同治理的主要成分(15)——可预见性——为目的。此外,协同治理可以产生整合力量(12),以便使所有人都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后者带有现代化推动的新型人形象:“有创造才能,机动灵活”(11)。

“协同治理作为一个以创造力的均衡发展为目的的灵活的社会管理体系,要求一个和平和文明的世界。所有文明都有比简单满足基本需要更高的目标,由于社会规范在个人和集体的心理中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觉得它们自然而然。但

是所有的文明都是不稳定的。当所有紧迫的需要(饥饿,寒冷,不安全)重新成为当务之急,任何治理都会被更粗暴的机制一扫而光:定量配给,武力炫耀……”

(17)

协同治理可以被“作为一个民主的管理体系”(19)来加以分析:就像民主一样,它“(首先)建立在一个规范化的空间之上,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参与其中”。其次,它要求参与者之间的平等原则,这是一个必要的幻觉,它使“(每个人都参与到一个共同的计划之中”(20)。在这里,电子计算机作为“治理工具”的作用显示出来:它使参与的流动性和连续性成为可能。

流动性是协同治理的一个要素,实际上,协同治理可以定义为一种管理富裕的方法。然而,没有流动性,富裕会造成信息和资源的阻塞、混乱和浪费。资源被重新定义:它指的“与其说是人们已有的东西,不如说是人们创造的东西”(24),与其说是人们拥有的东西,不如说是人们占有的东西,与其说是财产清单,不如说是创新能力。

协同治理也关系到“稀有的物质:空气,水,空间”(24)。它促使某些以往过剩的财富商品化,商品减少含有成本,物以稀为贵。因此,协同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谁造成损害谁负责任(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将外部问题内部化)。

这又涉及到游戏:仲裁和调控比禁止更受欢迎。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一个尔虞我诈、讨价还价和竞争的世界,调控来自什么地方?理想的是来自竞争,一个尽可能流通的市场。

“于是,协同治理被定义为一个组织和保护竞争的体系。统治不再是确立和实现某些目标,而是开辟和看守一个游戏场所。”(27)

但是现实世界既不能保证参与者的平等,也不能保证完美的竞争所要求的绝对透明。

但是无论如何,协同治理所推行的调控方式使政府的地位和传统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政府成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决策权的行使以便利和观察社会活动为依归。

此外,严格区分作为一个实体的政府和代表一个体系的协同治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控制稀有物,而且常以战争作为远景(霍布斯范例);协同治理管理富足,并在和平的环境中演变(康德范例)。政府维持等级关系,重视统一性和凝

^① Philippe Moreau Defarges, *La gouvernance*, Que sais-je ? N°. 3676, PUF, 2003.

^② 括号中的数字代表注1书中的页数,下同。——译注